

武汉封城日记 | 第十七天

原创 阑夕 阑夕

看到有人私信我说煎蛋的站长（久居武汉）也疑似新冠肺炎正在求助，更新了一下时间线，发现似乎又排除可能了，只是因为其他病症身体不适。

我刚工作那会儿，煎蛋是我每天必刷的网站，直到Google Reader关闭的时候，煎蛋的Feed未读数通常也不会超过两位数，写博客时还一度考虑去煎蛋投个广告。

武汉的互联网产业不太行，但也常有这种独具特色的产品诞生，虽然做不起来——指的是世俗意义上的大成——却也生命力顽强，占掉一处不起眼的细分市场。

当年在Android海外市场风生水起的海豚浏览器，也是在武汉光谷孵化出来的，最早把弹幕模式搬到国内的Acfun，武汉更是大本营之一，包括后来拆出来的斗鱼，都获得了本地政府的不少支持。

当然，武汉也有那么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互联网公司，比如搞流氓软件的2345浏览器，甚至把自己运作上了A股，还有被很多人揶揄的淘宝装机店宁美国度，办公室就在鲁巷。

武汉是出人才的，看雷军对武大的怀念就知道了，但是留不住人才，也是武汉的传统艺能之一，坐拥顶级的高校资源，却只能充当中转站，随着企业过来校招，大学生们毕业之后各自分飞，愿意落户武汉的少之又少。

我之前说武汉是一座适合生活的城市，其实这话并不百分之百的中听，因为它的潜台词是，武汉不是一座适合奋斗的城市。

年轻人想改变境遇，需要的不是市井繁荣的生活，而是逆水行舟的机会，北上广深之所以稳居一线城市阵营，凭借的就是一视同仁的机会库存，任何人背井离乡的前去，哪怕是赤手空拳的，也都有抓住机会的可能，实现阶级上升的梦想。

武汉提供不了这样的舞台，它更像是舞台幕后的化妆室，素颜的演员们不分高下的在这里休憩、等候，摩拳擦掌，直待登台，很少有人会对杂乱无章的化妆室抱有感情。

是的，武汉是座小气而局促的城市，我爱它的这点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要出人头地的，付出必有回报，而放弃回报的，也有权拒绝付出，总要有这么一座城市，可以收留贪图舒适的人。

我在北京住了六年，出门吃饭去得最多的地方，是湖北大厦的中餐厅，为的只是那一口排骨藕汤和不放葱的热干面，每到此时，都觉得自己放弃了太多，人间不值得。

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，大概也是六年来的头一回，让我待在武汉的日子变得悠然不见首尾，只是整座城市街门紧闭，原有的生趣都烟消云散，如同受伤的动物血流如注，却只能畏缩着低声呜咽，拧痛了人情，也揉皱了人心。

有的时候连看新闻都是分裂的，比如你们越是夸赞各地政府「硬核」，我就越是感到反衬之悲凉，又比如在朋友圈里看到疑似病例连续四天降低的标题，点进去一看，正文里又加了一个括号，湖北除外，我的血压当时就飙了……

可能和我一样，很多人都计划好了，要在疫情平息之后，把在这些天里失去的东西都找补回来，报复性的消费，放纵式的吃喝，大口呼吸，把酒言欢，与世界分享幸存的喜悦。

但愿这一天可以早日到来吧。对了，今天是元宵，估计也不太吃得上汤圆，祝各位阖家平安吧。

这是我的武汉封城日记，第十七天。